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4月16日 (第235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学者谈中美如何在东亚竞争

未来数十年中，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轨迹可能是东亚地缘政治中最突出的问题。

# 中美关系

## 拜登需更好平衡对中国 STEM 人才的政策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日载文称，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策可能正损害中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劳动力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拜登政府应当重新审视这些政策，以稳定中美 STEM 人才通道。

文章称，一个特别需要重新审视的领域是一些当前和拟议的措施，这些措施使高技能中国人才更难获得 H-1B 签证、选择性实习培训（OPT）和合法永久居留权。拜登政府应当取消对 F、I 和 J 类签证的四年限制；重新审查导致 H-1B 签证拒签大增的审查流程；与国会合作为大多数高技能国际人才池开发获得合法永久居留权的新路径。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还应审视如何对旨在阻止技术转移的政策进行修正，以达到合法的目标，而不对中国人参与美国 STEM 施加过于宽泛的限制。譬如，美政府应该重新审视禁止向“支持”军民融合的中国机构的硕士和博士生发放签证的决定。

归根结底，让中国公民参与美国 STEM 是一种平衡。美国应认识到，中国人才是美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拜登政府应该制定策略保护其经济和安全利益，同时对中国 STEM 人才开放大门。

## 美学者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3 月 31 日登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称，美国似乎认为中国缺乏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承诺，但事实上，中

国想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文章称，美国一直宣称自己致力于加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对所谓的美国对规则体系的承诺和中国缺乏对规则体系承诺的区分，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误导性。

首先，这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当现有规则对美国不利时，美国愿意无视、规避或重写规则。其次，中国接受甚至捍卫现有秩序下的许多原则。尽管这种情况将来可能发生改变，但即使中国变得更强大，它毫无疑问会保留当前秩序中符合自身利益的特征。再次，美国认为，放弃当今基于规则的秩序将使我们陷入无规则的权力政治世界，不受任何规范和原则的约束。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学者认为，所有的国际秩序都需要一套规则来管理不同政体之间不可避免的各种相互作用。

简而言之，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偏好，也不是中国对该秩序的漠视。相反，问题在于谁来决定应在哪些领域使用哪些规则。

美国通常倾向于多边体系，该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个人权利与某些核心自由价值。相比之下，中国更倾向于一种威斯特伐利亚式的秩序概念，即国家主权和不干涉政策是最重要的，而个人权利的自由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这一愿景借鉴了《联合国宪章》的部分内容，和美国的愿景一样，也是“基于规则的”，并且不排除很多现有形式的国际合作。

文章称，虽然目前尚不知道哪一种概念会在未来几年中胜出，但是可以做出一些观察。第一，美国及其盟友能否在将来制定所有规则，还有待商榷。国际秩序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潜在力量之间的平衡，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其塑造某些规则，或拒绝遵守某些规则的能力将变得更大。第二，中美两国将对全球范围内或各自领导的局部秩序的规则产生巨大影响。第三，相较于单极时代，

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多选择。

## 学者谈西方如何应对中国的“双循环”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3 月 31 日登载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马克·莱昂纳德(Mark Leonard)的文章《新的中国冲击》称,就像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WTO)时一样,中国的“双循环”战略形成了新的“中国冲击”。文章摘要如下:

中国提出的新经济战略的核心是“双循环”概念,以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并获得地缘政治主导地位。该战略对西方形成的冲击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冲击有根本不同。首先,双循环战略将影响经济和社会的不同部分。其目标不是传统产业,而是主导尖端行业,并与美欧的法律、金融、汽车制造业和生物技术公司竞争。其次,今天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不是关于执行全球标准,而是谁制定这些标准。现在,中国也在寻求制定和执行自己的规则。再次,如今的竞争张力不再局限于西方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已与 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经济联系网络。

新的“中国冲击”带来的一个影响是,有关数据、研发和标准的新规则会迫使西方大公司带上中国特色,否则它们将完全退出中国。毋庸置疑,新的“中国冲击”需要一套不同于应对上一次冲击的对策。西方的首要任务不是试图改造中国或进军中国市场,而必须首先改变自身,发展工业和投资政策,以刺激创新并保护其知识产权。

## 何瑞恩谈中美竞争性依赖关系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任白明（Jude Blanchette）4月6日与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就后者的新作《更强大：在竞争性相互依赖时代调整美国对华战略》展开对话。何瑞恩在对话中提出如下观点：

“竞争性相互依赖”致力于描述中美关系中的竞争和依赖两方面。比起其他描述中美关系的词，如“战略竞争”“大国竞争”等，“竞争性相互依赖”的概念更宽泛，强调了两国的相互依赖性。这个词语也能更好地帮助美国确定自己在中美关系中可以施加影响的方面。

何瑞恩认为，中美关系是在一系列逐渐增加的压力下走到今天的。现在的中美关系很脆弱，但这并不是特殊的。中美两国都认为自己的管理方式是最好的，都认为自己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担任领导者。但他仍然对中美在激烈竞争中和平共存持乐观态度。

相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在一些领域做出了改变。譬如，拜登政府不再强调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相区分；不再谈论大规模的经济“脱钩”；提及与中国的竞争而不是对抗；认为中美进行合作是可能的，并且在一些方面是必要的。

何瑞恩担忧中国低估了美国的抵抗力和恢复力，并认为官僚体系或阻碍中国高层获得有关最新局势的分析。何瑞恩认为，两国关系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不再稳定，中国无法继续拒绝承担国际责任。对于这些改变，何瑞恩认为中国已经有所回应，如因为无法再依赖于中美的稳定关系来发展经济而开始转向“双循环”战略。

## 美学者谈中美如何在东亚竞争

未来数十年中，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轨迹可能是东亚地缘政治中最突出的问题。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4月2日发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首席教授麦艾文（Evan S. Medeiros）执笔的报告《东亚的大国竞争》称，在未来数十年中，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轨迹可能是东亚地缘政治中最突出的问题。文章摘要如下：

中美两国现在卷入全方位的竞争中。在一系列议题上，双方的利益分歧远大于共识。现在，亚洲正成为地缘政策的中心，双方都决心将它们在该地区的相对力量和行动自由最大化。

华盛顿和北京对于政治和经济治理的观点也不同，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中国日益对自己的治理选择感到自信，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很多特征感到不满，并寻求用新的、有创意的方式来塑造规则、规范和机构，以符合中国的利益。而美国对中国现在和未来意图的不信任不断增长，国内精英和公众对该问题的看法趋同。华盛顿中国政策的政治化将进一步突出这些趋势，为长期竞争奠定国内基础。

随着战略竞争的加剧和多样化，武装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可能会出现事故、误判或蓄意行动等情况，武装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加。因此，迫切需要一项战略来管理两国发生冲突的风险。报告建议：

首先，美国需要加强在东亚地区的威慑。鉴于解放军能以多种方式威胁美国军力投射能力，美国应首先加强在该地区的军力态势。在整个东亚地区部署更多部队，并把重点放在部队的现代化、多样化和韧性上。最近通过的“太平洋威慑计划”为此提供了初步的蓝图。

其次，美国应与盟友和亚洲安全伙伴寻求更多横向军事合作。这些合作应更侧重特定的军事任务，如在南海进行区域拒止。此类合作能加强美国与盟友的合作，也能鼓励日本、越南、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之间的合作。美国政府还应该与欧洲盟友就后者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进行协调。

最后，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审查美国的安全承诺，以确保它们拥有最大可信度。美国需要在安抚盟友和伙伴与不激怒北京之间保持平衡。例如，美国应明确对菲律宾的承诺，审查美国在台湾地区安全上的立场。

除了在亚洲围绕中国的政策行动，美国还应就其与中国的直接外交采取多项行动。要建立一种可信的、可持续的竞争共存政策，防止逐渐走向武装冲突，就必须慎重对待与中国官员的互动。报告建议：

首先，美中两国应该重启高层对话，但不要再建立类似“战略与经济对话”那样高度正规化的机制。这些对话应在两国领导人的最高外交、经济和军事顾问之间进行。鉴于这些对话固有的局限性和历史，美国应明智地对待其产生的影响，并优先讨论最有可能引发危机的安全问题。

其次，美国军队应该改善现有建立信任措施和危机沟通机制的运作。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高层领导建立更加健全的程序和沟通渠道。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更持续地与中国领导人通话来保持联系，培养沟通习惯，降低在危机或紧张关系升级时与中国同行对话的政治障碍。

最后，美国应该探索与中国有意义的合作领域，同时也不要忘记过去的局限性。双方应就共同的问题以及如何协调解决这些问题达成切实可行、具体的行动。美国应利用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来敦促中国在一些共同的跨国议题上做得更多。

# 美国外交

## 方丹：当美国盟友并非易事

新美国安全中心网站 4 月 12 日登载该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 (Richard Fontaine) 的文章称, “美国优先”已让位于“盟友优先”, 拜登政府采取的新举措给美国的联盟关系带来了“新鲜空气”。然而, “蜜月期”一过, 问题就会浮出水面。

文章称, 当美国的盟友并非易事。首先, 美国国内政策决定的影响会外溢至国外, 尤其是在经济和环境领域。例如, 拜登政府宣布的“买美国货”运动可能会给盟友带来负面影响。其次, 美国对盟友政策立场的坚定性感到幻灭。再次, 由于拜登政府承诺将促进民主和人权, 这意味着美国与泰国、菲律宾、匈牙利和土耳其等盟友以及沙特和阿联酋等亲密伙伴可能发生冲突。

文章指出, 更根本的是, “美国回来了”的声明暗示, 背离传统美国外交政策的是特朗普而非拜登。但观察人士提出了质疑: 过去四年有多少事关特朗普, 又有多少事关美国? 美国总统的任期最多只有 8 年, 如果新任领导人执意要推翻此前美国政府的立场, 盟友们会冒险站在美国一边吗?

文章最后称, 在外交政策上, 关系混乱并非新鲜事, 任何联盟都会面临阻碍。但就像拜登现在所做的那样, 树立新基调有助于管理问题, 关键是要确保潜在的具有争议的政策不会压倒团结的言论和情绪。

## 美专家鼓动四方会谈拉拢俄罗斯以应对中国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 4 月 6 日登载该中心负责欧洲、欧亚、北极事务的高级副总裁希瑟·康利(Heather Conley)等执笔的文章称,美日印澳组成的四方会谈可拉拢俄罗斯,来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文章摘要如下:

四方会谈于小布什政府时期启动,旨在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如今,四方会谈有了更大的目标: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在四方安全峰会召开前,中俄战略合作迅速扩大,双方已通过一系列军事演习和外交行动来回应“印太地区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

日本和印度一直在寻找方法来减缓俄罗斯靠近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盟友最好考虑在印太地区采取类似的缓和措施,并保持适度的期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确定,俄罗斯的利益在未来某个时刻将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利益分离。这是一种更为微妙的战略,而不是试图强行挑拨中俄关系。

尽管中俄经济高度兼容,但双方经济差距巨大,且双方经济关系的谈判基于中方需求而非俄方。俄罗斯对华武器销售有所增加,但中国自身的军事技术能力正在追赶,且在人工智能、造船和隐形飞机等领域已经超越俄罗斯。也许对俄罗斯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与中国漫长而人烟稀少的边境线仍是一个天然的安全隐患。

尽管美俄关系非常紧张,但双方可以为印太地区确定少许可兼容的长期愿景。双方的目标都是建立一个多极的地区秩序。四方会谈以及美国的其他盟友和伙伴还可以寻求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议程,该议程与俄罗斯在军备控制之外的利益有重合之处,包括开放通过南海的商业通道。即使在俄罗斯与四方会谈成员存在分歧的领域,协调也有助于维持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参与者的角色,而不是与中国在地区保持更紧密的联系。

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已经减弱，但它正试图重建一些以前的关系，并建立新的关系。尽管俄罗斯明白，与北京在印太地区迅速结盟将为其带来必要的、短期的全球力量提升，但这种结盟将以牺牲其地区政策的独立性和可操作性为代价。俄罗斯外交在传统上支持冲突各方，以保持政策选择的余地。与四方会谈及其成员合作也不例外。

### 美发布《2021 年度威胁评估报告》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4 月 13 日发布《2021 年美国情报界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称，接下来一年，美国及其盟国将面临各种威胁。报告摘要如下：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在继续，但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表现出了以牺牲美国及其盟国为代价来扩大自身利益的能力和意图。中国逐渐成为实力相近的竞争者，在多个领域挑战美国，且在推动改变全球准则；俄罗斯正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技术反击美国；伊朗将继续是具有更大恶性影响力的区域威胁；朝鲜将在区域和世界舞台上发挥破坏性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将继续给政府和社会带来压力，加剧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竞争。没有哪个国家能完全幸免，即使疫苗在全球广泛分发，经济和政治余震仍会持续多年。高负债率或依赖石油出口和旅游业国家的复苏将面临更大挑战，其他国家则将转向国内或被其他挑战分散注意力。

生态退化和气候变化将继续助长疾病暴发，威胁粮食和水安全，并加剧政治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尽管气候变化对美国安全的大部分影响将会间接表现出来，但较暖天气会产生直接影响。

非法毒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将继续损害美国人的生命、繁荣

和安全。主要的麻醉品贩运团体和其他跨国犯罪组织已经适应了疫情带来的挑战。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继续发动针对美国人员和利益的恐怖袭击。尽管头目层级受到打击，恐怖组织仍表现出极大的韧性，并正在试图利用不受管制的地区卷土重来。

地区冲突继续加剧人道主义危机，破坏稳定，并威胁美国人员和利益。有些甚至对美国安全产生直接影响。例如，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斗直接关系到美军，印巴紧张关系仍是世界关注的问题，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反复暴力，利比亚的国外势力活动以及包括非洲、亚洲和中东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冲突都有升级或扩散的可能。

### 美智库为美制定为期三十年的太空战略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近期发布报告《太空安全的未来：一项三十年的战略》。报告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提供了“雄心勃勃的三十年战略”，以塑造太空活动和探索的未来轨迹。报告摘要如下：

太空领域的四项重大发展为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定义太空活动的未来和采取长期性的太空战略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要求：一是太空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潜力；二是对太空的关注正从探索转向安全和商业；三是太空安全面临危险，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四是需要形成新的勘探领域。

鉴于上述发展趋势，短期的太空战略是不够的，美国及其盟友需要一项长期的太空战略。要充分发挥太空的潜力，美国必须与航天国家合作，包括已有的盟友和新伙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包括竞争对手。

本战略有四个关键要素：为太空治理提供指导，制定太空安全行动的“道路规则”；保护太空访问不受民族国家干扰；通过明确的监管和有针对性的投资，加快对太空发展至关重要的太空商业；推动安全和商业活动来开发地月空间。

为实现这些目标，该战略建议分短期(2021-2025 年)、中期(2025-2040 年)和长期(2040-2050 年)逐步采取行动。在 30 年时间里，该战略建议美国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更新和完善管理太空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短期内，美国总统应该下令设置总统太空特使办公室，改革太空管理；中期内，美国应领导国际社会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责任范围扩大到太空；从长远看，航天国家应为太空行为建立一种现代的、国际公认的秩序和“道路规则”。

第二，建立太空集体安全联盟。短期内，美国应与现有盟友进行讨论，以达成对太空安全的共同理解；在中期，美国可以激活现有的联盟，就保护与太空有关的资产建立国际共识，并就保护关键资源和进入途径的重要性，以及建立联盟以实现太空集体安全的必要性达成一致；从长远看，美国应该领导建立太空安全联盟。

第三，通过明确监管和定向投资，加快太空商业发展。短期内，美国政府应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和可观的研发预算推动关键太空技术的发展；在中期，美国应该让盟友和美国地方政府参与进来，并在太空组织和基础设施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从长远看，加强太空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将使美国保持和扩大在太空领域的技术优势。

第四，开发地月空间。短期内，美国对月球和火星的探索为提高地月空间的安全利用提供了许多途径；在中期，随着商业活动在地球轨道上变得越来越常见，美国军民实体应将常规的太空

活动扩展到地月空间；从长远看，美国应该寻求在拉格朗日点建设基础设施。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学者谈美国如何应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芝加哥论坛报》4月8日登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夏克福德 (Elizabeth Shackelford) 的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和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再次证明，美国仍无法应对全球化世界中出现的挑战。美国应当重新评估对国家安全风险的理解，并投入相应资源。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需要对国内经济韧性进行投资。这样美国人才能与世界各地的工人、技术与企业家开展竞争。经济韧性还能帮助美国平稳度过全球干扰。美国每年的军费高达 7000 多亿美元，超过了在教育、健康、交通、外交和科技方面联邦支出的总和。这使美国在应对影响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领域捉襟见肘。

其次，必须与盟友紧密合作，共同应对非军事威胁。美国不应独善其身，而应与盟友合作，提高联合军事能力。此外，美国还应与盟友在构建联合经济能力方面紧密合作。拜登关于审查供应链脆弱性的行政命令提供了一个机会，美国可以在伙伴的帮助下解决这些风险。这种做法将通过与可信任的盟友建立经济伙伴关系，把美国的经济利益与对民主的承诺结合起来。

军事防御无法使美国摆脱全球化的风险，但是可靠的合作伙伴以及更具竞争力的国内经济可以帮助美国达成目标。美国应对这两方面进行更多投资。

## 白宫就增税问题发出复杂信号

《国会山报》网站 4 月 11 日载文称，白宫在提高富人税收以为部分政策提供资金的计划上发出了复杂的信号，这说明拜登尚未明确 40 万美元的增税门槛将如何发挥作用。文章摘要如下：

在缺乏细节的情况下，民主党私下已经就如何为他们的项目提供资金展开了讨论。在税收议题上，民主党内代表不同理念和不同地区的人存在很大分裂。大多数民主党人支持提高富人和公司税收的想法，但代表生活成本较高郊区的民主党人对如何区分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以及增税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社区很敏感。保守派则认为，拜登试图违背只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增税的承诺。

拜登在提到增税的收入门槛时表述模糊。增税对象是收入超过 40 万美元的个人，还是夫妻双方总收入超过 40 万美元的家庭，他对此的表述并不明确。自竞选以来，拜登在多个场合表示，他不会收入低于 40 万美元的任何个人征税；但在另一些场合，他表示不会对收入低于 40 万美元的家庭征税。将 40 万美元作为对已婚夫妇征税的门槛可能会招致共和党人的批评。

拜登在竞选期间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高收入者税收的建议，但上任后并没有提出对个人增税的具体建议。美国税收改革协会主席格罗佛·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认为，拜登提出的提高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建议可能会伤害收入低于 40 万美元的人，这可能会在政治上伤害民主党，影响其在郊区的支持率。

## 从拜登预算案看其政治愿景

沃克斯新闻网（Vox）近日载文称，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的首个预算案是了解拜登政府优先事项的重要窗口。文章摘要如

下：

拜登政府指出，美国目前正面临四大前所未有的复合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经济疲软、种族主义和全球变暖。拜登政府提议将非国防可支配支出提高 16%。

拜登预算案包含以下几大重点：

支持更多就业：为支持国内制造业、基础设施、公共交通项目以及工作培训的项目提供更多资金。扩大社会安全网：增加针对贫困人群与弱势群体的一系列项目的资金支持，包括重度贫困地区的学校、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高等教育的奖学金和住房券等。大力投资公共卫生：增加对一系列与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的支出，以建设公共卫生能力。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投资低收入家庭与公共建筑的节能项目，制造电动汽车并建设充电站，清洁能源项目，以及围绕“气候适应力和救灾计划”的项目。解决种族不平等：如确保用于学校和儿童保育的资金能分配到经济落后的有色人种社区。法案还包含解决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倡议，包括为少数族裔开办的企业提供更多资金。国防开支和其他外交政策优先事项：要求将国防开支增加 1.7%，提出一系列外交政策计划，包括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向中美洲提供资金，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移民问题的“根源”。

拜登的预算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公共事业投资不足的批评。预算法案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美国正面临一系列独特的挑战，而事情变得如此糟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疏忽。

预算还说明，拜登政府否定紧缩，而采用大政府解决方案。拜登的提案全面增加了支出，表明联邦政府可以在解决重大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拜登的初步预算案就是这一愿景的体现，表明联邦政府可以采取更加直接的行动，来直接帮助美国人解决令

他们感到失望的问题。

## 美各界议拜登撤军阿富汗

美国总统拜登 4 月 14 日宣布，将在今年 9 月 11 日前从阿富汗撤出所有美军。现在，美国在阿富汗仍有 2500 名驻军。美联社称，从阿富汗撤军是拜登总统任期早期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决策。

撤军的决定凸显了拜登政府愿意做出妥协，以将美国的全球重心从“9·11”事件后占主导地位的反叛乱运动转向当前的优先事项。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称，“美国在全球有很多重要战略利益，如核不扩散、朝鲜和伊朗的核项目等”。相较于这些威胁，阿富汗的重要性下降了。美国认为其他优先事项更值得美国投入军力和资源。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顾问埃里克·埃德尔曼（Eric Edelman）等认为，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很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无主空间。在拜登宣布撤军前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4 月 13 日发布了《2021 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认为，美国和盟友撤军后，阿富汗将再次陷入内战，其结果可能是塔利班将再次统治喀布尔。撤军还可能带来其他后果，包括潜在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来之不易的成果遭破坏，如妇女权利方面的成果。埃德尔曼等认为，阿富汗的混乱所带来的影响将波及全球。就像美国从越南撤军一样，拜登的决定将被视为软弱的标志，鼓励俄罗斯、伊朗和其他对手挑战美国的利益。

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伯克战略项目主席安东尼·科德斯曼（Anthony H. Cordesman）认为，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撤军将带来重大战略利益。在最坏的情况下，阿富汗只是

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众多潜在威胁之一。因此，撤军的第一个好处是将阿富汗的负担及对阿富汗境外任何极端主义活动的关注，转移到俄罗斯、巴基斯坦和伊朗上来。第二个好处是释放美国的资源，以应对该地区以外的许多不稳定和极端主义中心，以及其他美国资源可以得到更有效利用的地方。第三个好处是撤军将明确表示，美国的援助和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具备善用美国援助的能力和诚信。分配美国援助的关键问题不是有多少人或国家需要帮助，而是哪些国家、多少人将真正从美国的帮助中受益。条件是美国提供支持的核心工具。

华盛顿对拜登撤军的决定反应不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中称，该计划“是鲁莽的”，是“一个重大错误。是面对尚未征服的敌人的退缩，也放弃了美国的领导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英霍夫称，设定所谓的撤军最后期限，“将使阿富汗沦为恐怖分子的温床”。

民主党人则普遍支持这一决定。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布声明称，拜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支持他“在国内建设和恢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领导力的大胆举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称，考虑到美国拥有的选择，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虽然阿富汗会继续有暴力和动荡，但是主要的跨国恐怖主义威胁现在来自其他地方。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表示，部队应该回家，美国必须将国家安全的重点放在更紧迫的挑战上。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